

---

# 小说创作修辞论

---

XIAOSHUO CHUANGZUO XIUCILUN

---

吕玉铭·著

---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 小说创作修辞论

---

XIAOSHUO CHUANGZUO XIUCILUN

---

吕玉铭·著

---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小说创作修辞论 / 吕玉铭著.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12

ISBN 978 - 7 - 5534 - 9799 - 0

I. ①小… II. ①吕… III. ①小说创作—修辞—文学创作研究 IV. ①I05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6865 号

## 小说创作修辞论

XIAOSHUO CHUANGZUO XIUCILUN

---

著 者：吕玉铭

责任编辑：矫黎晗

封面设计：韩枫工作室

出 版：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发 行：吉林出版集团社科图书有限公司

电 话：0431-86012746

印 刷：三河市佳星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308千字

印 张：18.25

版 次：2016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534-9799-0

定 价：70.00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序 言

### 小说需要修辞

与诗歌、散文、戏剧相比，小说算是文学中的后生。然而，后生并不意味着落后。自19世纪以来，小说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现如今一跃而上，超越了其他的文学样式，稳稳坐上了文坛的第一把交椅。

有趣的是，与小说的迅猛崛起相匹配，人们对小说的研究也日趋活跃。自20世纪截至现在，全球范围内已经出版了大量的小说理论著作。这些论著作的出自作家之手，有的出自理论家之手，也有的出自文学爱好者之手，但不论谁写的，它们都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小说的规律，寻找小说的奥秘，挖掘小说的潜能，把小说的认识一步步推向深入，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当然，也正是这些认识反过来又有力地推动了小说的发展，让小说在不断创新中走向了更加辉煌的境地。

在这些著作中，不乏见识新颖、立论高远、视野宏大的理论，它们对后来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被人们所推崇。美国理论家韦恩·布斯的小小说修辞理论就属于这样的理论。这位“新亚里士多德学派”的得力干将，秉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原理，以极其严谨的态度和卓越的才能，持续对小说的修辞问题进行了考察和思考。1961年，他将自己的思考汇集成册，出版了后来享誉海内外的理论著作《小说修辞学》。在这部著作中，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一个新的小说理论——小说修辞学，很快这一理论就得到了世界范围内同行们的认可。当今欧美，但凡提到小说的问题，无不要征用这部著作中的某些观点。

布斯的小小说修辞学之所以影响如此巨大，如此走俏，得益于他在这部著作

中精辟地论述了小说无可回避的一个本质问题——修辞。在他看来，小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是一门修辞的艺术。因为种种迹象表明，作者、叙述者、人物、读者之间的关系就是一种修辞关系，这种关系既是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特殊的本质决定的，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讲，小说都属于人工产品，而只要是人工产品，就免不了会有人工修饰的痕迹，同时这种关系也是作家特殊的主体地位决定的，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讲，小说都是由作家创作的，而只要是人创作的，那就免不了带有人工修辞的痕迹。布斯的这种观点显然是切合小说实际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抓住了小说的本质的。

事实上，对于每一个作家来说，他写作，目的都是为了和读者交流，失去了这个目的，任何写作都将毫无意义。然而，和读者交流总是存在着读者愿不愿意、能不能的问题，作者要想让读者和他真诚地交流，接受他在小说中宣达的思想、塑造的人物、表现的生活、抒发的情感，最终心甘情愿地、坚定地和他站在一起，他就必须要采取一定的手段、策略和技巧来吸引读者，而这正是修辞的要义。换言之，只要是写作，作家就必然面临着修辞的问题。因此，从这个角度讲，研究小说从修辞角度入手无疑是一个切中要害的入口。

布斯小说修辞理论的出现不仅仅在于它指出了小说创作的根性质，还在于它从认识论的角度给人们提供了一种思路，打开了一扇窗户，它让人们终于认识到，对于小说来说，修辞不是雕虫小技，不是语言应用，更不是若干辞格的问题，而是一种包括了作家写作观念、写作技巧在内的创造行为，是小说必须具备的一种基本品质，更是作家有意为之的一种思维活动。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布斯虽然创立了小说修辞理论，但并不意味着他的理论已经完美无瑕，也并不意味着小说修辞的问题已经得到了根本的解决，人们从此可以一劳永逸地享受这份成果，不是的。严格地说，布斯的小说修辞理论也有不足，比如他的理论舍弃了对小说修辞具有重要影响的生活、文化、政治、世界观等因素的论述，这使得他的理论也存在着隔断小说与外界联系的形式主义的某些毛病；还比如他的理论舍弃了对小说而言十分重要的人物的研究，这使得他的理论因为远离了小说的这一核心，表现出了结构上的某种缺陷。弊端需要改正，缺陷需要完善。布斯的不足也给后来者留下了继续探讨的学理空间。

吕玉铭同志到复旦中文系来做访问学者，他请我做他的导师，我自然非常高兴。奖掖后进，这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和责任。尽管表面上看来，他所研究的小说领域和我所研究的美学领域有一定的距离，但细想起来，它们其实是相通的。美学问题虽然属于哲学范畴，但很大程度上则是从艺术角度而言的，这当然包括文学包括小说在内。小说修辞的问题听起来好像是小说的问题，但这是人们观念狭隘化的看法。其实，修辞在两千多年前由亚里士多德提出之后，人们对它的研究就一直未曾间断过，只是后来受到语言学的影响走向了辞格化，逐渐走向了没落，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经过现代修辞学家的融汇、扩充和发挥，修辞已经走出了辞格研究的窠臼，向着整个人类文化的领域迈进了。在现代修辞学家们看来，修辞作为一种文化行为，不但存在于各个领域，各个领域的人们都在不同程度地使用修辞，而且在信息社会，人们越来越离不开修辞了。一个广告、一段音乐、一次电话、一番争论、一次抒情、一个眼神其实都存在修辞，或者说都是修辞。随着这种观念的变化，现如今，修辞不但已经被广义化，而且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用这种新的视野去审视小说修辞问题，我们发现小说修辞的问题其实也是小说艺术性、审美性的问题，既然是美学问题就完全可以纳入美学的范畴来研究。这样说来，我们的研究方向其实又是一致的，只不过他的研究领域更具体而微罢了。

摆在我面前的这部书稿是吕玉铭同志写的，应该说这是他对小说修辞研究的一个集中汇报。听他本人讲，他对小说修辞问题的兴趣也是受布斯小说修辞理论的影响才开始的，他的主要研究方向是现当代小说，同时他还在一所大学的中文系里教授文学写作课程，这样在很多时候他都会面临和涉及小说修辞的问题，为了能够把这个问题思考得更加深入一些，这些年来，在教学之余，他把许多精力都投入小说作品和小说理论的阅读中，做了大量的笔记，对相关的问题进行了自己力所能及的思考，这部书稿就是他思考的结晶。书稿从创作的角度入手，就小说创作中所触及的许多修辞问题进行了论述。为了能够把问题说得更清楚一些，他以作家们创作的经验出发，并征引大量的小说实例为佐证，形成了自己的结构和思路，在小说修辞的问题上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勇气可嘉，精神可嘉，值得称道。

不过，对于玉铭同志来说，这毕竟是他的第一部书稿，初学者的步履总是

蹒跚的、不稳的，难免有许多的疏漏和不足，这还需要他日后继续磨砺，不断提高。对此，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做到。我在这里衷心祝愿他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

玉铭请托我为他的书做篇序，就此写一点感受，权当序言。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中文学科评议组成员

Handwritten signature in black ink, reading '朱志元' (Zhu Zhiyuan).

## 前 言

### 隐秘的修辞

自从小说《回报》获得全国小说奖以来，作家几乎没安生过。每天不是有人来访，就是接到来信，要他谈经验，谈体会，甚至就是请教写作方法，希望能够得到他秦大师的指点。作家刚开始还有点诚恐诚惶，辩解自己也是刚上路的新手，替自己开脱，可是越这么解释大家越不信，久之便有些懈怠，不再申辩。

然而，中国作协的要求作家不敢大意。昨天下午，乡上的刘秘书送来一封信，中国作协寄来的，一是通知他去北京参加颁奖典礼，二是让他准备到时候在大会上的发言，畅谈一下自己的创作感悟和经验。

离开会还有几天时间，来得及。只是这发言让他感到犯难，因为虽然这些年他一直坚持写作，除偶有一两篇发表在不起眼的报刊上外，多数都泥牛入海，不知所终。这几年他全力以赴写作《回报》，没想到歪打正着，不但发表了，而且获了大奖。但如果就此就意味着有了经验和感受，未免有些自夸，用乡亲们的话说，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还真把自己当人物了。可是，这些能给作协说吗？要知道，在常人眼里，能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那不是人人都能碰上的，许多作家奋斗一辈子也不一定能挨上一次。你成功了，说明你有秘诀，应该贡献出来，人人分享。可只有自己知道，那些艰辛和痛苦，那些失落和绝望。如果这也算经验，那和说自己没有才华有什么区别？

唉，没成名的时候，鬼都懒得理你，嫌你碍手碍脚，一成名，成了三头六臂的怪物，大家都来围观。作家感到前所未有的烦恼，有时候觉得这些烦恼比



写作时候遇到的困难还要烦人。写作时有困难，看书学习，找老校长交流，可眼下的这些烦恼书上是不会有的，老校长也早已离开学校，无人可以商量。

就这么胡思乱想着，作家已经在不大的校园里溜达了十多圈了。秋日的阳光照射下来，校园里一片安静。他看看有点偏西的太阳，决定去县城找一趟老校长，听听老校长的意见，完了再去北京。

推出自行车，他突然想到应该把工作交代一下。自从老校长被调到县志办上班之后， he 现在是代理校长，他要离开必须把工作的事情安排好。现在学校包括他一共有三名教师，一名是公办的，师范毕业生，兼了教导主任，一名是和他一样的代课教师。他找到教导处，给教导主任李老师简单交代了一下，便一偏身骑上车子就上路了。

乡间的土路在金色的阳光下向前延伸，路不太平整，常年风吹日晒，到处都布满了坑洼，自行车无法骑快，在路面上颠颠簸簸，发出吱嘎吱嘎的声响。骑行约莫半个小时，来到一条岔路口。岔路一条向南，通向自己远方的老家，一条向东北通向县城。这两条路作家都不陌生。通往老家的路，他每年都要走很多趟，这条路上虽然不能说已经布满了自己的脚印，但闭着眼也能摸到家是真的。通往县城的路虽然走得少一些，但这些年每年也去几趟，并不陌生。

到了县城，问了县政府的地址，一路骑过去，门卫让他登记，并给他指了指县志办的办公室。政府大院已经下班，很安静。天黑了下來，唯有县志办的一间办公室亮着灯。他敲了门，门开了，是老校长。老校长对他的到来显然没有准备，有些惊喜地望着他。让座，倒水，寒暄，忙完这些，老校长坐在他对面，看着他不说话。但那眼神分明是希望他先开口。

那篇小说获奖了。

我知道，向你表示祝贺。

也没什么好祝贺的，只是遇到些棘手的问题。

什么问题？

作家于是一五一十地向老校长讲了自己遇到的问题。老校长听完哈哈一笑，我当是什么问题？原来是这些呀。老校长起身倒水，转过身问他：那你打算怎么办？

能怎么办？要是知道怎么办，我也不来找你了。

老校长沉默了一会儿说，该怎么办就怎么办。你是怎么写的照实说就行。  
可……

看来你真的还不太懂，其实，你仔细想想，你的写作过程就是你的写作经验呀！你怎么写的就怎么说，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作家还是很困惑，看着老校长。老校长不理他，转移了话题，你还没吃饭吧？说着拉起他，走走走，到门口的小饭馆吃点饭去。

当夜他和老校长在办公室里交谈了很久，他有些明白了但还不是很清楚，老校长让他先睡，说是自己还有一些稿子要赶，他就睡了。先是睡不着，不久就迷糊过去了，睡梦中他梦到了老家。

作家的家虽说和他现在教学的村子在同一个县，但一个在南，一个在北，有些远。他家在南面的平川里，比现在这个村平坦，但贫穷程度不相上下。他是家里的老三，上面有哥哥、姐姐，下面有弟弟、妹妹。村里很多人家的孩子读完小学就回家务农挣工分了，但父亲却坚持让他上到了中学毕业。按父亲的说法，老大没上学，老二上了个三年级，自己不念了，他这个老三无论如何也要把学上完，家里也出个知识分子。父亲是个木匠，后来当过村主任，年轻的时候走街串巷揽活，见过世面，也识得字，知道读书对孩子一生的影响，见识要比一般的农民高。学习机会来之不易，他在学校里非常刻苦，成绩优异，尤其喜欢语文课。

作家喜欢语文课还有一段小插曲。那时家里穷，孩子多，常吃不饱肚子，被饿得头晕眼花是常事。一天下午，当他正被饥饿折磨的思想抛锚时，上课的铃声响了，是语文课。老师来了，却让大家把书收起来，宣布要读一篇散文，然后让大家照着仿写。老师所选的文章是家乡的一位作者写的，文章写得真好，家乡的山、水、树在作者笔下被写得那么诗情画意，尤其是那座湖被作家写得如梦如幻，令人神往。他知道那座湖，平时也常去玩，可他就没看出来。在他眼里，家乡除了贫困，还是贫困，可没想到在作家笔下家乡竟然那么美，那些鸡零狗碎的事情，在作家笔下竟然充满了那么多趣味。他听入神了，竟忘记了饥饿。他第一次感到语言文字竟然可以抵抗饥饿，从此后他喜欢上了语

文，更喜欢上了作文。

童年在贫穷而快乐中很快就过去了，转眼到了五年级。那时的孩子，放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猪草。提个篮子，拿个铲子，三五成群地涌向田野，赶着黑打回一篮子的猪草。猪们有了这筐猪草晚上就安稳了许多，要不嗷嗷乱叫，闹得本来就饿肚子的人也想跟着叫。乡下人养猪，为的是养大了卖钱，全家人一年的主要开销就指望它了。因此，他和其他孩子一样，下学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猪草。

一天放学后，他照例去打猪草。母亲说没有猪饲料了，中午就没喂，让他多打点。他知道要在村子附近打到很多猪草已经不可能了，附近的猪草早叫人们薅光了，要想打到更多的猪草只能到更远的地方去。他向田野深处走去，突然他看到了一大片盛开的野花，红的、黄的、白的、粉的间杂在一起，随风欢实地摇头摆尾。他被吸引住了，放下草铲和篮子，躺在了那些碎花上。头顶白云片片，随风游走，身旁的野花朵朵，清香扑鼻，他感到一阵莫名的冲动。晚上回家吃过晚饭后，他就着煤油灯，仿照老师朗诵的那篇散文，在作业本写下了《美丽的家乡》的作文。第二天下午放学后，老师把他叫到了办公室。按照惯例，被老师叫，不是作业没做，就是干了坏事，对此同学们都心照不宣。他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忐忑地来到办公室，磨磨蹭蹭地站在门口不敢打报告，倒是老师看见了，招手让他进去。他紧张地站在老师面前，不敢抬头，但老师半天没说话。他偷偷瞄了一眼老师，发现老师笑眯眯的，竟然不像往日那么严肃。他不知道老师葫芦里卖的什么药，紧张得想撒尿。老师在整理桌上的作业，依旧没说话，他就那么站着，时间仿佛静止了。其实，日后想起，也就十几秒钟，但当时因为紧张就觉得很长。终于老师说话了：

作文是你写的？

作家有些懵，抬起头茫然地看着老师。

我问你呢？这篇作文是你自己写的还是别人写的？老师说着抖了抖手里的作业本。

是我写的。

真的？

真的。

写得不错嘛！老师说。

……

你为什么写这篇作文？

他向老师说了看到那片花地的感受和想法。

老师不语，沉默了一会儿说：花是写出来了，但重点有些不突出。

他不懂，茫然地望着老师。

老师知道他没听懂，于是将他叫到跟前，对着作文本仔细给他讲了怎么写，末了又说，你好好去修改，最好再去看看那片花，乡里要举办一个小学生作文大赛，改好了，拿给我看！

下学后，他又一次来到那片野花地里，花依旧还是那么纷繁朴素地开着，只是晚霞给它们镀上了一层金色，显得比头一天看到的更温暖，他感到一种思绪在心中游走。打完猪草，回到家，吃过晚饭后，他就着煤油灯，对文章做了修改。第二天，他把改好的作文交给了老师，再往后老师又提出了修改意见，他又按照老师的要求改了几遍，作文就被老师拿去参赛了，没想到竟然获了个二等奖。他高兴极了，老师也很高兴，在升国旗时当着那么多同学的面给他发了奖状，还到他家去过一次，跟他爸爸喝了酒，聊到了很晚。

这以后，他突然喜欢上了语文课，尤其是喜欢上了作文课。

转眼间小学毕业了，许多孩子都不来上学了。但父亲拍板，让他继续念书，就这样他升入了中学。中学的日子和小学差不多，只是老师变了，课程的内容似乎也多了一些。由于作文好，他的语文老师也很喜欢他，他的作文水平似乎比以前更好了。

中学毕业，他回到了家，本来要到县城去上高中，但要住校，家里没钱，况且弟弟妹妹也开始念书了，实在供不起，他只好放弃了。刚开始他和那些半大小子一样，参加农业劳动。半年后，反右斗争开始，一位老师因发表不满言论被人举报被打成了右派，去劳改了，学校里人手不够，村上便安排他到学校当了老师。刚参加工作，难免激动，除了备课教书，他还积极响应全国学毛选的号召，课余时间，学毛选，记笔记，写心得，后来县里面举行读书笔记大赛，他的读书笔记参加县上的评比，竟然获了奖，还给他发了一张荣誉证书。

教书的日子快乐而忙碌，尽管是民办教师，待遇较低，但好歹体面，受人

尊重，作家也积极上进，很快就在业务上有了进步，还获得过乡上的教学比武大赛的一等奖，在乡里也算是个名人了。

日子在清苦但也快乐中迈入了1958年，“大跃进”开始了。起初作家也相信报纸、广播中的宣传，抱着满心的欢喜，和全国人民一样以为再过二十年我们真的就可以赶超英美发达国家了，但很快他就发现，一切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美好，浮夸风伴随着人们赶超英美的热情也悄然降临了乡村，虚报产量导致上缴公粮的数目在不断上涨。到了1960年的春天，许多人家已经揭不开锅了，人们开始吃树皮，吃观音土。于是，在一次村民大会上，他忍不住发了几句牢骚。第二天村主任找他谈话，第三天乡教委专干找他谈话，紧接着他被定为右派，被辞退。

既然是右派就得接受批斗改造，每天他和那些“地富反坏右”分子站在一起接受贫下中农一轮又一轮的批斗。父亲当过村支书，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儿子成了右派，一时想不开就病倒了，不久就去世了。他的心情灰暗到了极点，想到了死。可是，每次看到年迈的母亲和村里抬不起头来的兄弟姐妹，他又放弃了。好在随着饥荒开始，吃不饱肚子的人们已经无暇顾及他这个右派了，斗争的次数越来越少，那颗受伤的心才渐渐平静下来。也许是看他小小年纪就受此磨难，上天竟然又给了他一次机会。原来本村小学的一位代课教师，因为得病，无法坚持上课了，本来就人手紧张的学校拉不开栓了，学校只能再找一个老师，可是拨拉来拨拉去，也很难找到像他这样的一个人，无奈村里向乡里打了报告，让他戴罪立功，就这样他又重新走上了讲台。不过，条件是他不能在本村教课，必须到偏远的后沟村去，换一位老师到他们村来。接到通知后，他被两个民兵押着就上路了。到了后沟村后，已是傍晚，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接待他的老校长什么都没说，简单安顿了一下也走了。当夜无话。

“啪”，一声巨响。作家被惊醒了，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猛得从床上坐起。原来是老校长不小心把喝水的搪瓷缸子碰到了地下，老校长连忙起身道歉：吓到你了吧？对不起，一不小心碰翻了杯子。

作家定了定神，又看了看床头的闹铃，四点多钟，就说：老校长，你怎么

还没睡？都这么晚了。

老校长说：就睡，就睡。现在老了，手底下慢，还有点东西没写完。

作家看着老校长说：年龄大了，您老不要太熬夜，要当心身体。

老校长站起身，伸了个懒腰，又把眼镜取下来，揉了揉鼻梁，点了点头说：你再睡会吧，我还有最后一点，弄完就睡。

作家又躺倒了，看着老校长坐下来，继续忙碌，身影埋在灯光中，头发有些花白，忍不住想起了和老校长初识的经过。

到后沟村报到后，接待他的人就是老校长，只是由于当时天色已晚，他也没看清老校长的长相，加上老校长什么也没说，就匆匆走了，所以，并没有印象。

第二天，天还没亮，作家就被一阵吵闹声惊醒，走出宿舍，发现原来是值日学生在做卫生。他先到校园里走了一圈，发现有老师正在一间破教室里给十来个孩子上课，再细看发现老师就是昨晚接待他的老校长。看到他，老校长停了讲课，走了出来，叮嘱他先熟悉一下学校环境，并交代让他在宿舍里等着。后沟村是县里偏僻的一个村子，地处山沟里，被大山包围着，交通不便，比他老家还要贫瘠和闭塞。他转了一圈也没发现校园有什么特别的，就回到了宿舍。下了课，老校长过来了，简单介绍了一下学校的情况，他才知道学校里一共就他们两个老师。老校长没多说什么，给了他教材，叮嘱他准备一下，下午就开始上课。临走又回头说：晚上你照看一下学校，我回家一趟，明天早晨就回来。作家点点头，表示知道了。

凭直觉作家感觉到老校长是个不苟言笑的人，在他的客气里，既没有对他的到来表示反感，也没有表示欢喜，这让他有些压抑，但转念一想也很正常，这个年月里人们之间能做到不反感，不告发，不揭短，不诬陷，已经就很不错了，还指望人家热情，那不是自找没趣吗。只是心里对老校长有了戒备，提醒自己日后相处要谨慎。

下午他到教室里给学生上课，老校长站在窗外向他招手，他出去后老校长沉默了一下，告诉他，村里面听说他是右派，要继续斗他，让他做好挨斗的准备。他听了后，点点头，没说什么。老校长摇摇头，就走了。盯着老校长的背

影，作家心里想，这么快就知道他是“右派”了，但转念一想又觉得能理解，他本来就是因为“右派”才被派到这里来的，还需要保密？挨斗他不怕，原来怕是因为在家门口，每次父母姐妹都要到场，他站在台上看着他们难受，心里更难受，现在这里没熟人，斗不斗无所谓。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他心里平复了不少。

第二天上课时老校长通知他晚上准备参加批斗会。下学后，自己做了点面条吃过后，作家就去了村委会。可到了会场，他才发现，这哪里像个开批斗会的样子。前面几排坐着男人们，他们抽着劣质旱烟，互相开着粗鲁的玩笑，高呼低叫；后面的阴影里坐着一大群妇女，摸黑纳着鞋底，抽扯麻绳的“唻啦”声此起彼伏，也在那里叽叽咕咕，只是声音要低缓许多。孩子们在人群中窜来窜去，碰了这个，撞了那个，引来一阵阵呵斥。村支书进来了，叫骂了好一阵，会场才算安静了下来。支书宣布开会，说了会议的议程，一是读报学习，一是批斗，再就是安排明天的工作。接下来村主任开始读报纸，刚开始会场还保持着安静，渐渐嗡嗡声四起。支书敲敲桌子，人们再次安静下来。村主任继续读，正读得起劲，一群孩子追打着跑进来，引得大人们一阵叫骂，村主任再次被打断。支书骂了一阵，让村主任别读了，转头对站在门中的两个民兵说把“地富反坏右”带上来，话音未落，几个“地富反坏右”自己就从门外面进来了，房子小，他们挤在一起，看起来就像是互相挤着取暖，一脸的无所谓，甚至个别还面露喜色，冲着下面的人挤眉弄眼。老校长推推作家，作家如梦方醒，也挤了进去。下面的人本来还在闹，突然看到“地富反坏右”中添了一个新面孔，一下子安静了下来，大家都抬起头看着他。

怎么是个孩子？大家开始交头接耳。

不知道，听说对“大跃进”不满。

怎么不满？

谁知道。

村支书咳了两声，指了指作家说：这是我们村新来的代课老师，听说很有水平。话音未落，竟有人带头鼓掌。村支书大声骂道：×你妈，张二愣子，他是个“右派”，你还鼓掌，我看你是不是也想上来站在一起挨斗？下面的人哄的一声笑了。叫二愣子的年轻人急赤白脸地说：二叔，你不是介绍人家是新来

的嘛？我们村什么时候缺礼数了，总得表示一下欢迎嘛！支书一听笑了，说：也是，那就大家都鼓个掌，欢迎秦老师。说完，又指着几个“地”“富”“反”“坏”“右”说，你们要好好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说完，又对下面一个汉子招招手说：李大头，你把明天修水库的事给大家说说。叫李大头的汉子上台就开始布置修水库的任务，等把这些都交代完，已经十点多了。支书说：今天的批斗会就开到这里。人们一听，“哗”的一声几分钟就散得干干净净。批斗会就这么结束了，作家站在那里，走也不是，不走也不是。老校长扯了一下他的袖子说：走吧。他低声说：这就完了？老校长头也不回说：你还没过瘾？还要咋样？作家只好跟着校长回到了学校。快到校门口，校长说：以后的批斗会你就别参加了，完了我给村里说说。

村支书是个开明的人，第二天就来跟他说以后批斗会就不要参加了，让他安心教学，把娃娃们教好。自从那以后，作家就再也没有参加过批斗会，只是上面来人检查时才参加。后来他才知道，后沟村的人不是不想斗他，而是村里太穷，大家肚子都吃不饱，没心情搞斗争，更何况那些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不是自己的亲戚就是自己的邻里，平时大家一块儿劳动一块儿生活，还经常相互帮助，没有那么大的民族仇、阶级恨。得到这样的关怀，作家彻底安心了，闲暇日子他除了偶尔回家去看看母亲和兄弟姐妹，其余时间基本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就待在学校里。

日子在单调和乏味中一天天过去了，白天上课还好过一些，晚上老校长回家去，学校里就他一个人，寂寞、孤独就开始找上门来了。有时候他批改作业，但学生少，作业很快就批完了，余下的时间里他就那么冥思苦想，日子过得其实比批斗还难过。长夜漫漫，为了打发时间，他开始读书。可学校里除了报纸和《毛泽东选集》，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后来他无意间发现一间废旧的库房，里面竟然堆了一大批收缴上来的各种书，其中竟然包括几本苏联小说。他如获至宝，便带回宿舍，供夜里打发时间。

起先他只是为了排遣寂寞而看书，但看着看着书中人物的命运就使他联想到自己，联想到了他所见过的那些村民们。他们和自己一样成了被人遗忘的一群，他们在饥饿中挣扎，在痛苦中抗争，他们有着太多的辛酸，但他们无从表达。他太想写写他们了。于是，他开始了写作。只是有了前面的教训，经历了



这么多的磨难，他只能偷偷摸摸进行。

可是，真要写起来，又觉得无从下手，他的脑子里充满了许多人，心里也有许多话想说，但写到纸上后却死气沉沉，甚至和心里想的完全是两码事。他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十分苦恼，很想找个人谈谈，但他又警告自己绝不可以。没办法，他只能看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已经看了八遍了，《林海雪原》已经起边了，鲁迅的《阿Q正传》他都能倒背如流了。每看一遍他都觉得有收获，于是，他就模仿着这些小说开始写，写出来后他反复修改，觉得差不多的时候就誊抄好，偷偷地寄出去。可是几乎所有的稿子都石沉大海，偶尔也会收到一些编辑的来信，但不是嫌生活味不够，就是嫌艺术性不足。在收到第十份退稿信后，他气馁了，觉得自己有些天真了。作家岂是人人都能当的！一个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人就想写东西，这也太不现实了。于是，他把稿子都烧了。

有一天夜里，正当他把退回来的稿子拿出来要投进火炉，结果门被推开了。原来老校长走到半道上，被学生家长拦住没能回得去家，吃过饭后又返回学校了，看到他的屋子里还亮着灯光就走了进来。稿子散落一地，作家想收拾已经来不及了，立在那里不动。但老校长似乎见怪不怪，蹲下身来，从地上一页一页把稿子拾起来，码整齐，拿在了手上，并走过去把他手里的另一部分稿子接了过来，然后开口道：辛辛苦苦写的，干吗要烧了！

他嗫嚅道：校长，我……

什么也别说了，我都知道。老校长翻着手里的稿子，不看他。

他说：其实也没写什么……

老校长冲他摇了摇手，示意他什么都不用说。

老校长又说：稿子借我一看，后天晚上还你。说完就走了出去。作家站在那里，愣了好久。

老校长走后，作家躺在床上，心里一直在惴惴不安。他一会儿担心校长会把稿子交上去，那样的话他就完了，说不定会被关上几年，一会儿又觉得担心是多余的，因为老校长的表情和眼神告诉他，他早就知道，只是他不说，如果真这样，那他的担心就多余了。他突然又想起老校长这个人除了工作上的事，很少和他谈心，其实他对这个老校长并不了解，而且还多少有些莫名地怕他。